

碧巖崖下：武帝問達磨*

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退休 楊惠南

引言

1. ☆ 請來喝口茶 ☆

傳說釋迦佛在靈山上講經說法時，大梵天的天王從天上摘了一朵金色蓮花，下凡來到釋迦佛面前，把這朵人間少見的芬芳花朵，獻給了釋迦佛。釋迦佛手拈金色蓮花欣賞著，卻一句話也不說。大弟子迦葉尊者見了，破顏微笑。釋迦佛於是向在座的弟子們宣佈：「我已將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的最高禪法——正法眼藏，傳給了迦葉尊者了！」

釋迦這話也太奇怪了，怎麼一句話不說，卻說已把最高禪法「正法眼藏」，傳給了迦葉尊者？更奇怪的是：這「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」的最高禪法，又是什麼？

「不立文字」指的是，最高禪法不必，也不能用語言文字來

描述、宣說。而「教外別傳」指的自然是：在一般經教之外，另外傳給大智大慧者的禪法。這樣的禪法到底是什麼？除了迦葉之外，其他在座的弟子們，顯然無法體會。

這故事太平常了！平常，不是因為故事本身不精彩，而是故事流傳太久太廣，反而不新鮮了！

但新鮮事卻發生在宋朝的一位禪師身上，他叫無門慧開。從這名字，就看出他的古怪！無門，怎麼能開？怎麼需要開呢？他卻說慧開，用智慧打開！

這怪和尚寫了一本怪書，名叫《無門關》。洋人把它譯成“*The Gate of No Door*”，意思是：沒有門的大門。這本書的書名和他本人一樣，也透出古怪，讓人渾身不自在！既是無門，怎麼又說是個「關」（大門）呢？

更奇怪的是，這個怪禪師，在他的怪書《無門關》中，這樣評論前面那則釋迦和迦葉的故事：

黃面瞿曇，傍若無人，壓良為賤！懸羊頭，賣狗肉！將謂多少奇特！只如當時大眾都笑了，正法眼藏作麼生傳？設使迦葉不笑，正法眼藏又作麼生傳？若道正法眼藏有傳授，黃面老子誑謔閭閻！若道無傳授，為甚麼獨許迦葉？

無門用的是當時宋朝的白話，但對我們來說，這卻是文言，不容易懂。所以我把它簡譯在下面：

* 本文是《碧巖崖下》一書的部分內容，即將由正觀出版社出版。

這面黃肌瘦的瞿曇（釋迦俗名），太過囂張了，只會欺壓善良人。實際上卻是掛羊頭賣狗肉，以為自己有什麼了不起！

假設當時在座的眾弟子們全都開口笑了，那麼，最高禪法「正法眼藏」怎麼傳下去？反過來，假設當時迦葉不笑，正法眼藏又怎麼傳下去？

如果說，最高禪法正法眼藏無法用語言文字描寫、說明，卻又能夠傳下去，那這個面黃肌瘦的老傢伙，必定是個大騙子！

反過來，如果正法眼藏不能傳下去，為什麼又說傳給了迦葉？

無門這老傢伙，把釋迦罵得狗血淋頭，卻還感到不過癮。他一不做二不休，又寫了底下這首諷刺意味濃厚的打油詩來：

拈起花來，尾巴已露；
迦葉破顏，人天罔措！

噯！禪門就是這麼可愛，沒有任何權威，也沒有任何禁忌。連釋迦佛都敢罵！

無門慧開如此，另一個禪師——臨濟義玄，也是一樣。他說：「夫大善知識，始敢毀佛、毀祖，是非天下！」只有那些有見識、有才幹的大丈夫，才敢毀佛、毀祖，才敢批判天下聖賢！

於是，臨濟這位有見識、有才幹的大善知識，開始「毀佛毀祖，是非天下」起來了。他說：

逢佛殺佛，逢祖殺祖，逢羅漢殺羅漢，逢父母殺父母，逢親眷殺親眷，始得解脫，不與物拘，透脫自在！（見：《指月錄（卷14）·臨濟義玄傳》。）

禪門就是這樣，沒有任何偶像、權威，沒有任何畏懼、禁忌。

因此，底下要向大家介紹的碧巖崖下，難免會出現一些拉衣脫褲、驚世駭俗的風光，讀者先喝下鎮魂湯，再吃一顆定心丸，免得被嚇著了！

在碧巖崖下，我們和讀者約法三章：

- (1) 凡是進入碧巖崖下的朋友，不管你是有心而來，或是誤打誤撞，只要你的心中還有難以割捨、難以放下的權威，不管這權威是佛、是神，或是父母、師長，都請盡快閃避！
- (2) 碧巖崖下，只歡迎那些心如白絹，沒有任何成見的朋友！做為崖下的長工僕人，我會泡一壺熱騰騰的茶水，坐在壯闊、美麗的崖下等你！

來，有緣人！

先喝一口碧巖崖下的特有茶湯，再說！

(2007.05.05)

2. ☆ 葛藤一大堆，斬草除根吧！ ☆

「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」，不用語言文字來表達禪理。這好！啞巴和聾子最高興了！問題是：如果不用語言文字，如何把最高禪理說清楚、講明白呢？難道最高禪理必須如聾如啞？

有些禪師採用比手畫腳的「肢體語言」來表達，還果真像是個啞巴！例如：有個禪師，自從開悟解脫之後，也不講經說法，凡是有人來問禪理，他一句話也不說，只用木棒在地上打一下。這個禪師叫什麼大名，也沒有人在意了，大家都叫他打地和尚。

咦！說也奇怪，有許多徒弟還因為他的一語不說，儘管打地而大澈大悟呢！（見：《指月錄》卷9。）

既然最高禪理不可說、不可說（這「不可說，不可說」可妙著呢！因為連「不可說」也不可說），於是，有些禪師就用自相矛盾的話來說。傅翕大士就是個例子。他寫了一首詩，表達他所悟得的禪境。詩中句句矛盾：

空手把鋤頭，
步行騎水牛，
人從橋上過，
橋流水不流！

這真是奇怪的一首詩！它說：兩手空空，卻拿著一把鋤頭。用腳走路，卻騎在水牛的背上。人從橋上過，應該橋不流水流，它卻說：橋流水不流！

更奇怪的是，竟然有個禪師，名叫斷橋妙倫（名字看了就好笑），也寫了一首詩來讚美傅大士。詩的大意是：

從古到今，狗走路時都是張開大嘴巴，邊走邊流口水。

（狗不走路時都流口水了，何況是走路！）

從古到今，猴子發愁時都是縮著脖子。（猴子脖子原本就短，不發愁時也縮著脖子，更何況發愁了！）

我住的瑞巖寺（在浙江）的山門外，那條溪水也和狗走路、猴發愁的樣子一模一樣，從古到今都是向西流呀！

我們看了白話翻譯，覺得原味盡失。還是把這首打油詩的原文抄在底下吧！

狗走抖擻口，猴愁摟搜頭；
瑞巖門外水，自古向西流。

傅翕的矛盾詩，已經讓人一頭霧水了；這回，斷橋妙倫的打油詩，到底說了些什麼？更讓人傷腦筋了！

傅翕大筆一揮，用矛盾手法來寫最高禪理。最高禪理哪有不是永恆的呢？就像狗邊走邊流口水、猴子縮著脖子發愁一樣，還有瑞巖寺外的溪水向西流一樣，從古到今都是永恆不變的。

原來，傅翕也好，斷橋妙倫也好，都是強調最高禪理的永恆性。然而，究竟什麼是永恆的最高禪理呢？這兩位禪師都不肯說破。

有些禪師不像傅翕寫矛盾詩那樣麻煩，他們用一些看似不相干的話，來說明最高禪理。

例如：龐蘊居士問石頭禪師：「什麼是證得最高禪理的人？」石頭一句話也不說，只用一隻手摀住龐蘊的嘴巴，不讓龐蘊再問下去。龐蘊又把同樣的問題拿去問馬祖禪師，馬祖雖然回答了，但答案卻是：「等你一口氣把西江（中國第三大江）的江水吸乾了，我再回答你的問題！」西江水怎麼可能一口氣吸乾呢？這分明是搪塞之詞，不說就不說，還來個什麼西江水的謎語，唬弄人！

石頭和馬祖這兩位禪師，所使用的方法儘管不同，但都沒有回答龐蘊所問的問題。他們還是沒有把最高禪理說破。

禪師們為了遵守「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」的禪門傳統，可謂林林總總，費盡心機，有些一目瞭然，有些絞盡腦汁還是聽不懂、看不懂。但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：「不說破！」——不把最高禪理說清楚、講明白！

當然，禪門當中也有囉里八嗦說一大堆的，宋朝圓悟克勤的大作《碧巖錄》就是最好的例子。在這部書裡頭，囉里八嗦的文字像剪不斷理還亂的葛藤一樣，纏得人幾乎窒息死亡！我們必須抽出腰間預藏的尖刀利刃，一一砍斷，才能從惱人、煩人的文字葛藤當中脫身。在以後的說明當中，我們面對的問題就是要在書裡的葛藤當中脫身。

（2007.05.09）

3. ☆ 先斬去《碧巖錄》的書名再說 ☆

《碧巖錄》這部充滿文字葛藤，有待我們把它斬除的禪籍，全名《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》，又叫《碧巖集》，是宋代著名禪僧圓悟克勤（1063-1135）大師的作品，共有十卷。這部書的篇幅，多得讓人伸舌頭，內容更是讓人大皺眉頭！

碧巖，是一間小房子的名字。湖南有座山，名叫夾山。山裡有一間禪寺，名叫靈泉院，又名夾山寺。這座古寺的住持（方丈）和尚，所住的小房間——方丈室，就叫碧巖。圓悟克勤禪師當過靈泉院的方丈和尚，《碧巖錄》就是在他的方丈室裡寫的。

《碧巖錄》的結構有點複雜，複雜得像葛藤一樣，讓人生畏也生厭。所以，我們必須隨身帶著一把開山刀，有耐心地邊走邊砍！

這部書有一百個段落。（我們可把這些段落稱為「則」，所以共有一百則。）每個段落（每一則）包含四個部分：首先是圓悟對弟子們的訓示。（一百則當中，有少數幾則沒有垂示。）其次是古代某一位禪師的故事，共有一百則。第三是宋代禪僧雪竇重顯禪師（980-1052），對這一百則故事的歌頌。最後則是圓悟克勤的評論。我們可以把這四個部分，列舉如下：

- （1）圓悟克勤的「垂示」（對弟子們的訓示），把每則公案的大要，提綱挈領地說了一遍；（這一部分，有些公案沒有。）
- （2）某（幾）位古代禪師的相關故事，這些故事稱為「公案」，也就是「舉」（「舉」是把公案提出來的意思）；
- （3）雪竇重顯對這則故事（公案）的歌頌，稱為「頌古」，也就是「頌曰」；

(4) 圓悟克勤對這則故事（公案）和歌頌（頌古）的評論，稱為「評唱」。

另外，在舉（公案）和頌曰（頌古）當中，圓悟也會在適當的地方，插入一句乃至若干句子，稱為「著語」。（著，附著的意思。這些句子，附著在舉或頌曰當中，所以稱為著語。）因此，嚴格說，整部《碧巖錄》，除了包含上述四個部分之外，還有第五部分，也就是圓悟的「著語」：

(5) 圓悟克勤對「舉」和「頌古」的著語。

《碧巖錄》的一百則當中，儘管各有五個部分，但最重要的還是「舉」，也就是「公案」的提出。什麼是「公案」呢？它的字面意思是：「公」家機關的「案」牘（文件）。像我們現在法院的卷宗，或是行政院、立法院、市政府的公文一樣。因為是公家機關的文件，因此，具有權威性和客觀公正性。這意味著這些古禪師（們）的故事，也和公家文件一樣，具有權威性和客觀公正性，值得後代禪師學習。

如果要舉例子，前面釋迦拈花、迦葉微笑的故事，就是一則公案，名叫「拈華微笑」。

「頌古」又是什麼？頌古是對古禪師（們）相關故事（公案）的歌頌，通常是一首或兩首詩。這些歌頌有時是正面的讚美，有時則含有諷刺挖苦的意味。前面無門慧開為「拈華微笑」所寫的那首諷刺挖苦的打油詩，就是頌古。

至於「評唱」，是對公案和頌古的評論。唱，也有歌頌、倡導的意思。所以「評唱」是評論式的歌頌、倡導，不是一味地附和。無門慧開那段指責釋迦是騙子、掛羊頭賣狗肉的話，就是評唱。

總之，這部書由一百個段落所組成。每個段落（大）都包含垂示、公案、頌古和評唱這四個部分。另外，在舉和頌古當中，圓悟會加進一句或多句評論，稱為著語。因此，每一則公案（大）都由五個部分組成。

「垂示」也好，「公案」、「頌古」、「評唱」、「著語」也罷，這些禪門術語都讓我們厭煩！不想再看下去了！

我們千萬不能被它們擊敗、打倒！不被擊敗打倒的辦法就是：帶一把開山刀在身上，隨時斬呀斬，砍呀砍，把這些文字葛藤斬草除根！

我們可以把「垂示到底是什麼？」「公案到底是什麼？」「頌古到底是什麼？」「評唱到底又是什麼？」「著語到底是什麼？」這些惱人的問題，全都拋在腦後，不去管它們。我們要的，不是這些外表的結構、形式，它們都是葛藤。

我們要的是它們藏在裡面的美妙禪理！

這部禪書出版後，有人把它讚美為「禪門第一書」。「第一書」，當然有最優良的意思，但也意味著它是一部最難理解的禪書。就我個人的經驗，這部書真的是禪門第一書，既優良又難懂！

在過去，很多參禪者從這本書進入禪悟之門；但也有不少參禪者，被困在這本書裡的文字葛藤，因而墜入文字野狐禪當中不能自拔。也就是說，有人把它的價值捧上了天，也有人把它看成是障礙禪悟的毒蛇猛獸。

圓悟的弟子大慧宗杲顯然屬於後者，他放了一把火，把他師父辛辛苦苦寫成的這本書付之一炬。現在我們所看到的這個版本，是後來有人從日本把它重新帶回來出版的。

朋友們！這部書到底會讓你大澈大悟？或是會讓你死在文字堆裡？那就看你揮舞開山刀，斬荊劈棘的本領了！

來吧！斬吧，砍吧！斬掉文字葛藤需要過人的毅力，殺佛、殺祖更需要大丈夫的勇氣。殺出一條血路，才能活下去！

最後，必須向讀者們說明的是：本書《碧巖崖下》，略去圓悟的「評唱」，只解釋另外四個部分，也就是垂示、舉、頌古和著語。（不過，有時我們會引評唱裡的幾句話，來幫助理解。）原因是：評唱的篇幅非常大，如果連這部分都加以註解，全書至少要一、二十萬字。這對讀者來說，是一大負擔，所以只好省略。所幸評唱這部分，較容易理解，也許當讀者讀完本書之後，再去閱讀評唱，也不會覺得太難吧！

（2007.05.14）

附：

本書《碧巖崖下》是這幾年來，斷斷續續完成的作品。最早的一篇寫於2007年5月。最晚一篇則寫於2013年2月。時間相隔六、七年，當中還中斷五、六年之久。因此寫作的形式，前後差別很大；內容恐怕也有重複或不一致的地方。尚請讀者見諒！

另外，中國學者吳平先生，曾在2005年，出版《新譯碧巖集》，對《碧巖錄》有詳細的註解和白話譯文。但是，該書所採用的《碧巖錄》版本，是日本學者伊藤猷典所校訂的《碧巖集定本》。所謂「定本」，其實是刪除《碧巖錄》裡，許多難解但卻珍貴的句子，著實可惜。而本書所採用的《碧巖錄》版本，則是學術界所採用的《大正藏》版本。其中有些地方的了解，也和吳先生不同。特此說明。

（2014年3月3日）

第一則 武帝問達磨

1. ☆別傻了，這世界哪有什麼神聖的東西！☆

開始劈荊斬棘了！

我們要從一百則當中的第一則開始劈起、斬起。

我們會先引一段原文，然後把它譯成白話，再針對一些難懂的地方，做簡單的解釋，最後再來劈荊斬棘，斬它個寸草不生！

第一

垂示云：隔山見烟，早知是火。隔牆見角，便知是牛。舉一明三，目機銖兩，是衲僧家尋常茶飯。至於截斷眾流，東湧西沒，逆順縱橫，與奪自在，正當恁麼時，且道是什麼人行履處？看取雪竇葛藤：

這一大段是圓悟克勤所寫。「垂示」是圓悟禪師對他的弟子或是後代禪師的訓示、叮嚀。

噯！一方面說「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」，一方面又說了一大堆垂示，真是多此一舉！所幸，話裡頭還有許多可取的內容，有待我們抽絲剝繭。

我們可以把它譯成下面的白話：

見到山的那邊有烟，就知道山的那邊起火了。

見到矮牆那邊有角，就知道矮牆那邊有牛。

舉一就能反三，對於細微處也能了了分明。

這本來就是出家人應該有的本分。

但如果說到能把流水截斷，從東邊湧出卻又從西邊沒入，不管是逆境或是順境都能縱橫自在，乃至自由自在地給予、自由自在地收回，

能達到這種境界的人，他們到底有什麼特別的地方？

要知道答案，就看看雪竇禪師糾纏不清的葛藤吧！

有位古人，很會拍和尚馬屁。他大喇喇說：「出家乃大丈夫事，非將相所能為也！」

我也曾經想過出家，但發覺自己不是出家的料，連殺、盜、淫、妄都守不了，怎能出家！與其將來做個破戒和尚，不如現在就不出家，安份守己地當個在家居士好了。

「非將相所能為」的出家人，不只要守清規，還要能夠舉一反三。見烟知有火，見角知有牛。這算得了什麼出家人！我會，你會，大家都會。

抽刀斷水水更流，這是自然界的常理。將相所不能為的出家人，必須反其道而行，必須具備抽刀斷水，水不更流的本領。

你有什麼能耐，可以讓流水從東邊湧出卻又從西邊沒入？真正的出家人，不管是逆境或是順境，都能夠揮灑自如，縱橫自在。不僅玩弄流水於股掌之間；你又有什麼能耐，可以從南邊引風進來，又從北邊把風吹去？

出家人，不在乎鬚髮是否剃掉，頭頂是否放光，也不在乎身上披著的袍子，是否隨風飄逸。將相所不能為的真出家人，要有轉乾坤、旋地軸的本領。

想要具備這種看家本領嗎？那就別氣餒，拔出開山刀，見荊劈荊，遇棘斬棘，先劈斬掉文字葛藤，再把內心所敬畏的威權、神佛全都毀掉、殺掉。

然後，繼續勇猛前進吧！

(2007.05.19)

2. ☆ 綁驢子的短木栓 ☆

噯呀呀！麻煩事兒來了！一大堆的文字葛藤，等著我們去劈去斬呢！所幸我們已經把開山刀拿在手上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們已經經過了第一關，後面的葛藤能難得倒我們嗎！

舉：

舉什麼舉！

雪竇禪師太糊塗了！公案就在你我心中，本來具足，不需到外面胡亂尋找。他卻騎牛找牛，來個「舉」！而且這一舉，總共舉了一百則！現在是第一則。

「舉」是什麼？舉例呀，舉古人的好例。

然而，最好的例子就在你我心中，還有更好的例可舉嗎？

提舉呀，也就是提出來，把古人的公案提出來歌功頌德一番。

然而，不是說要「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」嗎？還把這些老舊得發餿的古人公案，提舉出來幹麼！

雪竇就是這麼不安份。他既然舉了，那就讓我們來看看，他到底要搞什麼花樣吧！

梁武帝問達磨大師（說道不啣嚙漢！）：「如何是聖諦第一義？」（是甚繫驢橛！）

南北朝時代，梁朝的武帝，一生造寺、渡僧無數。為了替佛寺募款，還自己出家當和尚。朝中大臣心想：「朝廷一天沒有皇帝，怎麼得了！」於是個個不樂而捐，紛紛解囊，把這出家皇帝從廟裡給贖回來。

武帝自以為造了許多佛寺，渡了許多和尚，功德一定比山高，比海深，因此對待迢迢千里，從印度來訪的達磨祖師，很不客氣。

達磨也是霉運當頭，偌大一個中國，什麼地方好不去，偏要來到南朝梁國，而且又碰上一個趾高氣昂的蠢皇帝！

武帝見了達磨，劈頭就問：「什麼是『聖諦第一義』？」

諦，是真理。聖諦，指神聖的真理。第一義，則是最高深、最深遠的意思。如何是聖諦第一義——什麼是最高深、最深遠的神聖道理？

梁武帝瞎眼不知大槍的厲害，大喇喇提了這個問題，想和達磨祖師較勁。

這也就罷了，偏偏隔了數百年（宋朝）的圓悟禪師來插花，在雪竇所舉的這則公案後面，加上自己的著語。他說：「說道不唧溜漢！」又說：「是甚繫驢橛！」（請注意：原文中，凡是括弧內，字體較小的句子，都是圓悟的著語。）

這個古字的左邊是一個「口」字，而右邊則是個「留」字。我們也可以說，是把「溜」字的左邊三點水去掉，然後再加上個「口」字，就成了這個古字「啣」。

「不唧溜」，宋朝民間的俗語，不伶俐、不聰明的意思，也就是愚蠢的意思。因此，「不唧溜漢」就是愚蠢的傢伙，和我們現在所說的笨蛋意思差不多。

圓悟在著語中，責罵梁武帝是個「不唧溜漢」，也就是笨蛋！

為什麼？有兩個原因：

首先，最高的禪理，所謂「聖諦第一義」，人人皆有，本來具足，何需一問！

其次，最高的禪理不可說、不可說，還能問嗎？

因此，圓悟著語說：「是甚繫驢橛！」

橛，短木片。繫驢橛，栓住驢子，不讓牠亂走亂跑的短木栓子。

最高禪理有什麼奇特之處，惹得自認功德無量的梁武帝，要來請教達磨祖師？圓悟先是把武帝罵了一頓，後來又說：最高禪理才沒有什麼奇特之處呢！它不過像是一小片綁驢子的木栓罷了！

把神聖的最高禪理——「聖諦第一義」，說成是綁驢子的小木栓，這真是大逆不道！但這還算優雅的了，還有禪師把佛說成是「乾屎橛」呢！

乾屎橛是什麼？就是一小塊乾掉了的大便啦！

小時候，我住鄉下，那時經濟條件不好，哪有什麼衛生紙可用！於是把田菁樹的樹幹劈成兩半，切成短木片，然後曬乾。上廁所時，帶著幾片田菁短木片，充當擦大便的衛生紙。有人把「乾屎橛」解釋成這種擦大便的短木片。

不管是乾掉的大便，或是擦大便的木片，都是微不足道，甚至是骯髒低賤的東西。但有些禪師卻把尊貴神聖的佛，說成乾屎橛呢！

有個不知死活的和尚，問雲門文偃禪師：「什麼是佛？」雲門答：「乾屎橛！」

這還不大緊，有個多事的佛鑑禪師，看了雲門的這則公案，也寫了一首詩來插花：

稽首金容乾屎橛，應物現形如水月；
香臭皆從佛口生，凡聖從教同一舌！

好一句「香臭皆從佛口生」！

這樣看來，圓悟在著語當中，沒把「聖諦第一義」說成乾屎橛，只說它是繫驢橛，已經很客氣了！

武帝問了個不該問的問題，換做是我，一定狠下心來，掉頭走人，才懶得回答呢！

但一代祖師達磨畢竟好為人師，他婆婆媽媽，又和這武帝嘮叨了好一陣子。我們倒是要看看，他嘮叨些什麼？

磨云：「廓然無聖！」（將謂多少奇特。箭過新羅，可煞明白。）

噯，噯，噯！這多事達磨，不走人，偏偏卻回答說：「廓然無聖！」惹得我們還要大費唇舌解釋！

廓然，曠遠廣大的樣子。廓然無聖，空空曠曠的，哪裡有什麼神聖的東西呀！什麼最高的禪理，什麼「聖諦第一義」，根本是我們凡夫俗子心中的想像。

凡夫不知自己本來是佛，不知所有神聖的東西本來具足在自己心中，於是想像出一個神聖的外在佛，說了一大堆自認為神聖的外在道理。還大喇喇說，只要依照這些外佛所說的外理去修去煉，保證得到最高禪理。

噯！就算讓你給修到最高禪理好了，那也是外在的最高禪理呀！透過外佛所說的外理而修得的，自然也是外理呀！

這個外佛是誰？釋迦牟尼是也，阿彌陀佛是也，藥師如來佛是也！這些外理又是什麼？咦？不是寫在《金剛經》、《心經》、《阿彌陀經》、《藥師經》當中嗎？不是寫在《法華經·觀世音菩薩普門品》當中嗎？

這些佛，全都是外佛。這些經，全都是外理。求外佛外理，能得大福報，今世心安理得，來世大富大貴。但說要因此成佛作祖，門兒都沒有！

真正的禪道，必是「教外別傳」。

為什麼？原因就在：真正的禪道，不在外佛所說的經教上，而在自心當中！

這些道理，一句「別外傳別」夠了，最多再加一句「不立文字」，但多事達磨卻偏偏要說：「廓然無聖！」

更多事的莫過於圓悟了！他一方面說：「將謂多少奇特。」卻又多此一舉地說：「箭過新羅，可煞明白。」

將謂，還以為，原本以為。將謂多少奇特，原本以為有什麼了不起的回答。這是溫和的貶語，批評達磨的「廓然無聖」，不過是一般的道理，沒什麼了不起。

一般的道理再明白不過，就像飛箭咻地一聲，迅速飛過天空，一下子就飛到新羅國一樣，再明白不過了！

古代韓國分裂成三國，北方的叫高句麗，西南方的叫百濟，東南方的叫新羅。在盛唐時期，新羅國派遣許多高僧到中國來取經。因此，以新羅做比喻，是可以理解的。

「箭過新羅」，唐宋之間的民間俚語，用來形容迅速明白，清清楚楚的意思。

可煞，太過、非常的意思。可煞明白，太明白，太清楚，再清楚明白不過了！「廓然無聖」，這道理並沒有什麼奇特的地方，就像箭過新羅一樣，再明白清楚不過了！

的確如此，佛門談空論幻，空幻是佛門的再明白不過的常識。《金剛經》說：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」一切事物都是如夢、如幻、如泡、如影、如露、如（閃）電。

這樣看來，達磨所說的「廓然無聖」，還不像「箭過新羅」一樣地「可煞明白」嗎？

到這裡，是梁武帝和達磨祖師過招的第一回合。看來平淡無奇。儘管圓悟的評唱，已經判定武帝必輸無疑，但其實還難分高下。

不過，所謂提綱挈領，這一回合已把整個公案的主題——「廓然無聖」，表明了出來。

別傻了，這世界哪有什麼神聖的東西！

想看出武帝和達磨的大鬥法，到底誰勝誰輸？待看下回分解吧！

（2007.05.28）

3. ☆ 烏龜無毛，兔子無角…… ☆

帝曰：「對朕者誰？」（滿面慚惶，強惺惺。果然摸索不著。）

磨云：「不識。」（咄！再來不直半文錢。）

帝不契。（可惜許。却較些子。）

看這梁武帝，果然像圓悟所說，是個「不唧嚙漢」，呆瓜一個！

達磨回了一句「廓然無聖」，已經像是「箭過新羅」，明明白白表示天底下沒有什麼神聖的東西了。但武帝心想：「我造寺渡僧無數，功德無量，又是一代明君聖主，難道算不上是個大聖人嗎？」

武帝越想越不服氣，想用反諷法來折一折達磨的氣焰。於是他說：「站在我面前的是誰？」

這話說得含蓄，他的意思其實是：「站在我面前的難道不是聖人嗎？」

武帝這話聽來像是讚美之詞，但決不是心甘情願，而是氣話。他氣壞了，只是礙於帝王身分，來者又是客人，因此把氣往肚裡吞，卻又露出一雙毛茸茸的馬腳來！

「站在我面前的難道不是聖人嗎？」這話還不多傳神，應該改為：「哼！什麼『廓然無聖』！假如果真廓然無聖，那你達磨豈不是自打嘴巴，承認自己不是聖人？既然自認不是聖人，我幹麼相信你那『廓然無聖』的胡言亂語！」

君臨天下，習慣使喚眾人，又自認為是聖人的梁武帝，「廓然無聖」這話對他，顯然太玄奧了點。圓悟的評唱說他「滿面慚惶」，既慚愧又惶恐。但慚愧惶恐是下文，目前他既不慚愧，也不惶恐，相反地，他老羞成怒了！

氣往肚裡吞的武帝，裝做很懂的樣子——圓悟所謂的「強惺惺」（惺惺，聰明的意思），又繼續追問：「（既然世界上沒有神聖的東西，那麼）在我面前的是什麼人？」

這一問果然出了差錯！圓悟所謂「果然摸索不著」。

武帝本想折折達磨的氣焰，盼望承認錯誤，改口說有神聖的東西，最好是說：「嘿！陛下您就是大聖人！」

然而，達磨不懂得拍馬屁，也不會上武帝的當，他只淡淡說：「我不認識他。」

他，他是誰？當然是達磨自己。不認識自己，這可奇了！

許多人不認識自己，要透過親朋好友才能真正認識自己。認識自己的脾氣，認識自己的優缺點。這多難呀！並不是照照鏡子，或每天靜坐思惟一番，就能完全認識自己。但在這裡，達磨的「不認識自己」，決不只是這個意思。

認識自己，所謂悟得自己的「本來面目」，特別是悟得開天闢地之前，自己的「本來面目」，或者用古禪師的禪語——悟得「父母未生前的本來面目」，這可難了！

多少人不認識自己「父母未生前的本來面目」，連一代祖師達磨，也說他不認識自己「父母未生前的本來面目」。

為什麼？大部分人是因為心智被無明所障，就像拿著一面沾滿塵垢的鏡子，拼了老命左照右照，怎麼可能在鏡裡見到自己的本來面目呢！

但達磨是一代祖師，為什麼也和我們凡夫一樣，不認識自己的本來面目呢？

達磨的意思顯然是：既然「廓然無聖」，聖者根本不存在，哪裡還有聖者能被認識？

你能認識一個不存在的東西嗎？

烏龜的身上不長毛，龜毛根本不存在。你能認識龜毛，然後說它是黑色的，是圓錐形的，是柔軟的嗎？

兔子的頭上不長角，兔角根本不存在。你能認識兔角，然後說它是褐色的，三角形的，尖尖的嗎？

古人把不孕的女人叫做石女，石女當然不會生孩子，石女兒根本不存在。你能認識不存在的石女兒，然後說他是英俊瀟灑、高大健壯的嗎？

都不能！因為龜毛、兔角和石女兒都不存在。不存在，怎能說你認識它（他）們，怎能一五一十說出它（他）們的顏色、形狀和樣子呢？

廓然無聖，武帝面前的達磨當然也不是聖人，因為聖人根本不存在。聖人既然不存在，當然無法認識了。達磨說「不認識」，難道有錯嗎？

沒有！當然沒有錯！

達磨早說過「廓然無聖」，這回婆婆媽媽又說：「因為廓然無聖，所以，我不認識根本不存在的自己。」這就重複說了！難怪圓悟罵他：「咄！再來不直半文錢。」（文，古時候的小銅錢。）

咄，當然是罵人的話。達磨拐彎抹角，婆婆媽媽重說一次「廓然無聖」，圓悟因此說他「再來」。「再來」就是重複地來。「不直」和「不值」相同。古代，「直」和「值」相通。不值半文錢，當然是批評達磨說了重複的話，做了重複的事，多此一舉，一文錢都不值呀！

「帝不契」。契，契入，了解的意思。原本就不懂什麼是「廓然無聖」的梁武帝，這回聽到達磨說他連自己都不認識，更加迷糊了！圓悟這回一方面批評武帝「可惜許」，二方面又大發慈悲，說他：「却較些子。」

許，一點點的意思。可惜許，有一點點可惜。可惜什麼？可惜武帝沒有因為達磨的一句「不認識自己」而大澈大悟。

較些子，還算好，還算不錯的意思。這是比較的詞句，比較前面武帝老羞成怒，大喇喇問「對朕者誰？」，要來得好多了。

噯！所幸「帝不契」，萬一他「契」了，這下還得了，如虎添翼，可威風了！自以為造寺渡僧無數，自以為是大聖人一個，如果「契」了，那不就天下大亂了嗎？

所幸「帝不契」，所幸「帝不契」！

(2007.06.10)

4. ☆ 野狐狸精，可別胡亂跑！ ☆

梁武帝這一「不契」，引得達磨羞愧得只好離開南朝梁國，來到北朝。多嘴雪竇下面所要談的，正是這事：

達磨遂渡江至魏。（這野狐精，不免一場懺懼。從西過東，從東過西。）

帝後舉問志公，（貧兒思舊債，傍人有眼。）

志公云：「陛下還識此人否？」（和志公趕出國始得，

好與三十棒。達磨來也！)

帝云：「不識。」(却是武帝承當得達磨公案。)

先說滿面羞愧的達磨，如何來到北朝：

那天，達磨和武帝話不投機，於是獨自一人遊蕩在揚子江畔，見江水滾滾，連對岸都看不見。於是，他拔了江邊一株蘆葦草，往揚子江裡一丟，然後腳踩蘆葦草，就這麼搖搖晃晃、危危顛顛，過江到北朝去了！

這些傳說八成是好事者編造出來的！不過，編造者還真詩意盎然，應該給他嘉獎！

一株蘆葦草，在滾滾江水中載浮載沉，上面還站著一位西域高僧，僧衣隨風飄起，還濺了一身涼颼颼的水花。沒有比這更美的景象了！

達磨過了揚子江，來到北朝魏國的河南嵩山，看到嵩山雲霧蒸騰，知道這裡必定是地靈人傑的寶地。嵩山上有一座佛寺，名叫少林寺。達磨也不管寺裡眾僧是否歡迎他，就自己在寺後的一個小山洞裡，面對牆壁，打起坐來。

這一坐就坐了九年！

我們凡夫猜不透達磨深不可測的心思，但圓悟卻罵他「野狐精」，還批評他：「不免一場慚懼。從西過東，從東過西。」

「慚懼」是什麼意思？是慚愧、害羞的意思。

達磨棄武帝而不顧，獨自一人渡江來到嵩山少林寺隱居，圓悟不但罵他「野狐精」，還說他「不免一場慚懼」，也就是免不了感到慚愧、羞恥。

噯！當然應該應到慚愧、羞恥了！

梁武帝何許人也！連他都渡化不了，也不願多花心思渡化他，這也未免太糟糕了！

要知道梁武帝何許人，我們先從印度和尚的飲食習慣開始說起。在印度，包括釋迦佛在內的出家僧人，都不自己煮飯，而是四處乞食。由於四處乞食，人家給什麼就吃什麼，因此疏菜水果固然吃，雞鴨魚肉照樣吃。傳到斯里蘭卡、泰國、緬甸的佛教(所謂「南傳佛教」)，到今天仍然保有古印度佛教這種葷食的習慣。

但是到了中國，出家僧人不吃葷，改吃素了，為什麼？正是梁武帝的關係！

梁武帝不但造寺渡僧，還寫了一篇千古名文，名叫〈斷禁酒肉文〉。在這篇文章裡，梁武帝下令他所統治的梁國，出家僧人不許吃肉、飲酒，必須吃素，否則「依僧制如法治問」，意思就是要治你出家僧人吃肉的罪！

這篇文章的影響力有多大呢？只要看看一兩千年後的現在出家僧人，還都吃素，不敢吃葷，就可知道它的影響力了！

從種種作為來看，梁武帝是大菩薩化身。這樣一位大菩薩，達磨不好好渡化他，只因幾句不投機的話，就放棄渡化他的機會，獨自跑到少林寺面壁靜坐九年，這還不感到羞愧嗎？

所以，圓悟責罵達磨「不免一場懨懨」，自有他的道理在！

圓悟又數落達磨「從西過東，從東過西」。這話就像我們今天所說的「東跑西跑」、「到處亂跑」。達磨不好好待在南朝梁國，教訓教訓這個高傲，但卻是大菩薩轉世投胎的武帝，卻東跑西跑，還一葦渡江，渡到北朝去了。渡到北朝去了也罷，卻又浪費時間，面壁九年，不傳禪也不說法！

你說，這樣的達磨還不該罵嗎？

達磨離開梁國後，武帝就像「貧兒思舊債」——窮人家的孩子，想起積欠親友的一堆舊債，越想越不對勁，越想越坐立不安。於是，他把國師志公和尚請入宮來，想要打聽一下達磨到底何許人。沒想到志公進宮後，反而先下手為強，劈頭就問武帝：「陛下認識這個人嗎？」武帝老實回答：「不識。」

噯！真是有眼「不識」泰山呀！

志公是誰？就是寶志（誌）和尚，是當時一個不修邊幅的僧人。常常獨自一人，不穿僧鞋，光着腳牙子，穿梭在大街小巷，和後來的濟公活佛差不多。武帝卻獨具慧眼，特別尊敬他，讓他有特權，自由進出皇宮。

寶志和尚問武帝：「陛下還識此人否？」圓悟卻這樣著語：「和志公趕出國始得。好與三十棒。達磨來也！」

「和志公趕出國始得」，武帝應該像趕達磨那樣，也把志公和尚趕出國才好！達磨和武帝在前面已經談得好一陣子「識」、「不識」的問題，現在志公和尚也來插花，還是談那「識」、「不識」的老問題。你說該不該也把他趕出國去，好讓他和達磨一樣，表演一葦渡江的特技！

「好與三十棒」，該打他志公和尚三十六棒呀！

自從德山宣鑑禪師說過「道得（能說出來）也三十棒，道不得（說不出來）也三十棒」之後，打人三十六棒成了禪門流行的口頭禪了！這回，圓悟也用了這個口頭禪。

問題是：圓悟是宋朝人，志公是南北朝人，相差六、七百年，他這三十棒還真打得下去嗎？

志公應該打三十六棒，趕出國去。但他畢竟和達磨一樣，是個有道高僧，才能循著達磨的足跡，跟隨達磨之後，問出「陛下還識此人否」的大哉問！所以圓悟在一頓亂棒責罵之後，還是不得不讚嘆一句：「達磨（又）來也！」

志公問：「陛下還識此人否？」武帝老實回答：「不識！」

這「不識」兩字，還真熟悉！聽來像是祥雲端上的貫耳響雷呢！

原來，達磨老就說過「不識」這兩字了！前頭達磨說：「廓然無聖。」武帝不服氣地問：「站在我面前的是誰？」達磨答：「不識！」

這「不識」兩字，如雷貫耳。如今，志公問武帝：「還認識達磨這個人嗎？」武帝也答：「不識！」二人答案相同，難怪圓悟這樣讚美：「却是武帝承當得達磨公案。」

在這裡，「達磨公案」，指的是前頭達磨所回答的「不識」。「承當得」，是讚美語，讚美武帝能夠體悟達磨說過的「不識」兩字。

圓悟笑裡藏刀，他哪裡是真心讚美武帝的「不識」！他就像個壞孩子，把一個玩具玩在股掌之間，要它立就立，要它倒就倒，有時脾氣來了，還會讓它支離破碎、身首異處呢！

而那被圓悟玩弄在手的武帝，也莫怪圓悟那無情的正刮左削了！武帝只是瞎雞啄到一條小蟲，碰巧回了一句相同的答案罷了！最多也只是鸚鵡學語，哪裡懂得達磨「不識」的真義！
(2007.06.10)

5.☆ 走就走，幹麼追他回來！ ☆

志公和尚問武帝：「你可認識達磨這人？」武帝答：「不認識。」

換作是我，不認識就算了，公案就此打住，沒下文了，好圖個天下太平！但那好事志公，卻不甘寂寞，繼續和武帝玩下去。

怎麼個玩法？往下看吧！

志公云：「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。」（胡亂指注！
臂膊不向外曲。）

志公和尚說：「可別小看達磨這小子！他是觀音菩薩化身，代表釋迦佛，來到人間傳佛的心印呢！」（大士，菩薩的意譯。）

什麼是心印？印，印記、印信。只要訂契約，都要蓋印，一者表示慎重，二者表示負責。釋迦佛自己不來，卻派遣觀音菩薩的化身達磨來，總要有什麼代表性的東西，才能取信於人。這代表性的東西就是「印」信了。

這「印」信，不像世間的契約，胡亂塗鴨，寫上名字，再蓋個橡皮圖章，即可了事。釋迦傳下來的「印」信，是內心深處、靈性深處的東西，必須加個「心」字，成了「心印」才行。

內心深處、靈性深處，什麼樣的東西，可以代表釋迦佛呢？當然是最高的禪理了。觀音的化身——達磨，所傳的禪法就是釋迦心中的最高禪理——心印。

傳說達磨把這釋迦的心印傳給了慧可禪師，慧可禪師成了禪門的第二代祖師。

達磨傳給慧可的釋迦心印，有外在的，也有內心的、靈性深處的。外在的是一部佛經，就是四卷本《楞伽經》。而內心的、靈性深處的心印，則是不可說、不可說的最高禪理。

達磨真的像志公和尚所說，是觀音菩薩的化身嗎？圓悟顯然有不同的意見，他評論說：「胡亂指注！」這話，可把志公罵得一文不值！這話，用我們現代語來說，就是胡說八道！（指注：指稱、註解的意思。）

觀音神通廣大，無所不能，《法華經·觀世音菩薩普門品》說祂有三十二應身，有時化作王公大臣，有時化作平民百姓，有時化作男身，有時化作女身。這樣看來，化王志公和尚有什麼困難！

但如果說祂一定化作達磨，不許化作別人，那就真的「胡亂指注」了！

圓悟罵了又罵：「臂膊不向外曲。」

達磨就是達磨，何需長他人志氣，滅自己威風，拿觀音化身來裝點門面、自欺欺人！做自己真身，總比作他人分身來得有志氣！老是把臂膊往外彎，不是男子漢大丈夫所應為！當個自由人，千萬別當他人影子，跟著他人屁股走，還被踩在地上，不敢喊痛！

武帝一聽，達磨是觀音大士化身，還承擔佛陀心印，不知志公只是「胡亂指注」，「果然把（持）不住」，上了志公的大當，心中很是懊惱，像個「不啣嚙漢」，笨頭笨腦地命令身邊侍從：「十萬火急，快去把達磨請回來！」

雪竇下面繼續說的，就是這件事：

帝悔，遂遣使去請。（果然把不住。向道不啣嚙。。）

但那志公卻不緩不急，幸哉樂禍地說：「別說陛下您派人請他不回，就算全國上下全都去請，達磨也不會回來！」

志公云：「莫道陛下發使去取，（東家人死，西家人助哀。也好一時趕出國！）闔國人去，佗亦不回。（志公也好與三十棒！不知脚跟下放大光明。）」

這野狐狸精果然了得！如此鐵石心腸，皇帝請他不回也就罷了，全國百姓一同去請，他也不回！

然而，果真如此嗎？其實，這只是志公的一面之詞。達磨既然是觀音大士化身，還負有傳承佛祖心印的大任，只要武帝派人來請，他必定風塵僕僕，連夜趕回梁國，大施禪法。只可惜這位志公，自認看穿了達磨是觀音分身，卻不知觀音大慈大悲，哪有丟下南朝，巴結北朝的道理！難道南朝人果真像後來五祖弘忍所說，是無可救藥的獠獠（短嘴狗）嗎？

就算南朝人是獠獠好了，但六祖惠能不是反駁過弘忍和尚了嗎？「人雖有南北，佛性本無南北。獠獠身與和尚（弘忍）不同，佛性有何差別！」（《六祖壇經》語。）南朝人即使是短嘴狗，但《涅槃經》說：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。」狗子當然也有佛性，佛性難道還有南北之分嗎？

志公如此「胡亂指注」，「不知脚跟下放大光明」，不知被他踩在脚跟底下的達磨會放光。達磨是何等人物，哪裡像志公所說那樣！圓悟罵他「志公也好與三十棒」！罵得好，罵得痛快！

圓悟還罵志公：「東家人死，西家人助哀。」這也罵得痛快！住在東家的武帝，已把達磨趕出國了，東家像是死了人，舉國哀悼。住在西家的志公，干他何事，幹麼硬要來助哀湊熱鬧，說什麼「莫道陛下發使去取……」！這就難怪圓悟生氣地說：「也好一時趕出國！」

連觀音大士化身的達磨，都被武帝趕出國門了，胡亂指注的志公，你說還不該趕出國嗎？

雪竇所「舉」的達磨公案，到這裡已經結束了。在前面，我們把這公案分了幾個段落，加以說明。

一則故事是一個有血有肉的生命體，更何況是具有靈性的禪門公案！我們這樣分段說明，就像把它剝成肉塊，切成細絲，然後烹煮來吃，你說它還活得了嗎？

因此，我們完完整整地把它重抄一次，好讓大家能夠一口氣把它重讀一次：

梁武帝問達磨大師（說道不啣漢！）：「如何是聖諦第一義？」（是甚繫驢橛！）

磨云：「廓然無聖！」（將謂多少奇特？箭過新羅，可殺明白。）

帝曰：「對朕者誰？」（滿面慚惶，強惺惺。果然摸索不著！）

磨云：「不識。」（咄！再來不直半文錢。）

帝不契。（可惜許！卻較些子。）

達磨遂渡江至魏。（這野狐精，不免一場懨懨。從西過東，從東過西。）

帝後舉問志公。（貧兒思舊債，傍人有眼。）

志公云：「陛下還識此人否？」（和志公趕出國始得，好與三十棒。達磨來也。）

帝云：「不識！」（卻是武帝承當得達磨公案。）

志公云：「此是觀音大士，傳佛心印。」（胡亂指注。臂膊不向外曲。）

帝悔，遂遣使去請。（果然把不住，向道不啣。）

志公云：「莫道陛下發使去取，（東家人死，西家人助哀。也好一時趕出國。）闔國人去，他亦不回。」（志公也好與三十棒。不知脚跟下放大光明。）

而下面則是這則公案的白話翻譯：

舉個例子：

梁武帝問達磨大師：（我說嘛，這愚蠢的傢伙！）「什麼是最高、最神聖的道理？」（是什麼綁驢子的短木栓！）

達磨云：「世界如此廣大空曠，哪有什麼神聖的道理！」（我還以為有什麼奇特的地方，原來像飛箭飛過新羅國一樣，這可太明白了！）

武帝說：「〔既然沒有神聖的東西，那麼〕在我面前的是什麼人？」（滿臉慚愧驚慌，還強裝聰明。果然不了解。）

達磨說：「我不認識。」（太差勁了！〔同樣的道理〕再說一遍就不值錢了！）

武帝不了解。（可惜了點，但卻比原先好一些。）

達磨因而渡（過揚子）江到了（北朝的）魏國。（這野狐狸精！免不了感到慚愧。東西南北到處亂跑！）

武帝後來把這件事情拿來問志公和尚。（窮人家的孩子，突然想起舊債未還。以為別人比較聰明〔，可以幫他解決問題〕。）

志公和尚說：「陛下您認識這個人嗎？」（也要把志公和尚趕出國才行！好好打他三十棒！達磨來了！）

武帝說：「不認識。」（卻是武帝能夠承當達磨〔剛剛所說『不認識』〕的公案。）

志公和尚說：「他是觀音菩薩化身，前來傳承釋

迦佛的心印呀！」（胡說八道！臂膀不要彎向外人！）武帝（聽了）感到後悔，於是派遣使者去請〔達磨回來〕。（果然忍不住。剛剛不是說過，他是個愚蠢的傢伙嗎！）

志公和尚說：「別說陛下派遣使者去請，（東家死了人，西家跟著哀傷。也應該一同趕出國去！）即使全國人都去請，他也不會回來。（志公也應該好好打他三十棒！不知道自己的腳跟底下，正在大放光明呢！）」

（2007.06.25）

6.☆ 春天的故事 ☆

【頌】

我們終於左劈右砍地過了一個大關卡，來到最後一個關卡——雪竇禪師的「頌古」了！

和公案一樣，這也是一個大關卡，我們一定要先來一個心理建設：無論有多困難，也要過這一關！

頌古就是以詩歌來歌頌古人的公案。詩歌雖然只有短短的幾句，但若加上圓悟的著語，以及雪竇自己在詩歌後所加的幾句

話，那就相當長了。因此，我們還是會把它給殺了，再剝成肉塊，切成細絲，然後才吃下肚去！

現在是開頭的兩句：

聖諦廓然，（箭過新羅。咦！）

何當辨的？（過也！有什麼難辨？）

武帝問達磨：「什麼是最高的禪理——聖諦第一義？」達磨回答：「廓然無聖！」這「廓然無聖」，一切皆空的道理，再明白不過了，就像「箭過新羅」一樣，哪有什麼不清不白的地方，還需要查明白的！因此，雪竇的頌古第二句說：「何當辨的？」

「的」是「中的」的「的」，也就是箭靶的紅心。每個射箭者，都想射中箭靶紅心。這就像每個追尋禪理的人，無時無刻都想證得「聖諦」一樣。

然而，「聖諦廓然」，箭靶的紅心根本不存在，如何可能找到紅心、射中紅心？既然找不到紅心，那麼「辨的」，也就是尋找聖諦，就成了多餘。

有個牧童，主人要他看管十頭牛。一日，牧童騎在一隻牛的背上，數著看管的牛隻，數來數去都只有九頭牛。他心中著急，不知為何看丟了一頭牛？其實，那頭丟了的牛，正在他的屁股下呢！

到處尋找聖諦第一義的禪者，就像這個笨牧童。聖諦第一義明明就在自己心中，從未丟失，卻到處去找聖諦第一義。

達磨一句「廓然無聖」，正點破了這種到處尋找聖諦的迷思。

牧童找牛的故事太過庸俗了！大多數人都聽過了。但無盡比丘尼尋找春天的故事，也許還有人沒聽過：

有一年的春天，無盡比丘尼聽說春天美極了，於是到處去找春天的蹤影。她穿著一雙芒草編成的草鞋，走遍田野和山嶺，就是找不到春天的美麗影子。她找累了，失望地回到她所住的尼庵，發現尼庵前的一棵梅花樹，正盛開著美麗芬芳的梅花呢！她看這盛開的梅花，大澈大悟了！她不由自主地詠出下面這首悟道詩來：

終日尋春不見春，芒鞋踏破嶺頭雲；
歸來偶過梅花下，春在枝頭已十分！

這首悟道詩，讓我想起一首流行「民歌」——〈春天的故事〉。歌和歌詞都是原住民作曲家李泰祥譜的：

黃昏的時候
我散步到小溪旁
見到一位美麗的姑娘
純潔又可愛
啦啦啦啦
啦啦啦啦
啦啦啦啦啦啦啦啦

我不禁問她春天的故事

她搖搖頭
對我笑一笑
送我一枝小小銅鈴花

請問春天的故事在哪裡？就在那枝小小銅鈴花上！

問的人有心，答的人（小姑娘）卻無心。而無心才能找到真正的春天！

這無盡尼和小姑娘的故事，比起牧童尋牛的故事，精彩許多。但都一樣，容易讓人誤以為有牛可找，有春天可辨、可尋。聖諦第一義諦既是廓然，哪有什麼可尋、可辨的！

圓悟的著語先是說了一聲「過也」，也就是「錯了」！因為聖諦第一義無可辨的、無可追尋。接著，圓悟又加了一句：「有什麼難辨？」

圓悟這野和尚！反反覆覆，一下子說無聖諦可辨，一下子又說有聖諦可辨，一點都不難辨！搞得人像丈二金剛，摸不著頭腦！

其實，聖諦第一義，你說有嘛，它卻廓然；你說無嘛，它卻像是箭過新羅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已被釋迦、達磨所悟！

這就像春天或春天的故事，你說有嘛，卻無形無相；你說無嘛，卻盛開在那一樹梅花上、那一枝小小的銅鈴花上！

（2007.07.01）

7.☆ 送我一枝小小銅鈴花 ☆

到底是有、是無？接著看下去吧！

對朕者誰？（再來不直半文錢。又怎麼去也！）

還云不識！（三個、四個，中也。咄！）

武帝問：「（既然沒有什麼神聖的東西，那麼，）站在我面前的，難道也不是聖者嗎？那他到底是什麼東西？」

達磨答：「我不認識他！」

神聖的東西既然是「廓然」，不存在，那麼，何須「辨的」——何須分辨它到底是什麼呢？何須追尋它的去處呢？

然而，武帝卻不甘心，窮追不捨：「站在面前的，難道不是神聖的東西嗎？」這就難怪圓悟的著語，要罵他一句「再來不值半文錢」了！同樣的東西說了又說，談了又談，就不值錢了！

圓悟還罵武帝：「又怎麼去！」怎麼，這樣，如此這般的意思。又怎麼去，又搞那沒什麼新鮮的老把戲罷了！

武帝先是問說：「造寺渡僧有什麼功德？」達磨老實不客氣地回答：「一切皆空，空曠廓然，那有什麼功德！」公案應該到此就了，但那武帝卻玩起老把戲來，繼續追問：「難道我不是明君聖主嗎？」達磨還是不懂得奉承，劈頭就說：「廓然無聖！」

武帝死不了這條心，一不做二不休，使出激將法，又問：「站在我面前的，難道也不是聖者嗎？」達磨何許人也！他才不上他當，不急不緩地答：「我不認識他。」如此三番兩次，來來回回，互相過招。雖使得我們這些凡夫俗子看得眼花潦亂，直呼過癮。

但在圓悟這般高手眼裡，這不過是一招半式的重複使用罷了！圓悟說他「又恁麼去」，就是這個意思。說他「三個，四個」，也正是此意。

不過，三個、四個，甚至五個、六個，也不見得能夠射中圓心。還是要像達磨這樣的高手，才能中的。因此圓悟說：「中也！」

中就中，還加個批判的「咄」字當尾巴！

達磨「不識」兩字，說中了宇宙的真相——沒有神聖的東西可被認識。儘管達磨說得中了，卻不免多言多語。

如果是我，當時武帝一問：「對朕者誰？」哼！我才懶得回答呢，轉頭就走人！

因茲暗渡江，（穿人鼻孔不得，卻被別人穿。蒼天！蒼天！好不大丈夫。）

豈免生荊棘？（腳跟下已深數丈。）

達磨想要馴服武帝，把他像牛一樣，在鼻孔上穿上繩子，拉著到處走。但卻反而被武帝穿上鼻孔，三番兩次質問偉大的功德在哪裡？可敬可畏的聖者在哪裡？還問得達磨啞口無言。於是倖倖然渡過揚子江，到北魏去。惹得圓悟正刮左削，譏諷地說：「好不大丈夫！」

渡了江，一走了之，就能避免荊棘四處亂生亂竄嗎？雪竇陰險得很，雖然用不肯定的問話語氣來歌頌，但其實是否定語。意思當然是：荊棘到處亂生亂竄。圓悟更加惡毒，雪上加霜地說：「這傷人的荊棘，早就長在腳跟底下數丈深了！」

這傷人的荊棘是什麼？表面上是指武帝派人去追達磨回來，以

致還有許多後面有待砍掉的荊棘。但實際卻指武帝心中的煩惱疙瘩。

其實，豈止是武帝心中的煩惱疙瘩，我們凡夫俗子心中的煩惱疙瘩，才是真正傷人的荊棘呢！

闔國人追不再來，（兩重公案，用追作麼？在什麼處？

大丈夫志氣何在！）

千古萬古空相憶。（換手槌胸，望空啟告。）

闔國就是全國。武帝想派人去把已經渡江的達磨追回來，但志公和尚卻阻止他說：「即使全國人去禮請他，他也不會回來！」

這狠心達磨，到底玩什麼把戲？

他玩什麼把戲暫且放下，先來問問追他回來目的為何？

請他當國師，好振興朝政嗎？

但達磨是出世僧人，懂什麼人間政治！難不成要讓他玩得政衰國亡？

重演造寺渡僧是否有功德？乃至「廓然無聖」、「不識」自己的舊公案嗎？

那不又是多此一舉！

圓悟評他「兩重公案，用追作麼」正是此意。

走就走，幹麼追他回來！武帝若是真大丈夫，就不會派人去追。

問題是：圓悟還加了一句：「在什麼處？」達磨渡江去了，在什麼處？在北魏嗎？在河南嵩山少林寺嗎？那你就大錯特錯

了！

「在什麼處？」

我也鸚鵡學語，問大家一句：「達磨在什麼處？」

到這裡，無盡尼〈尋春〉的詩句又響亮起來了！李泰祥〈春天的故事〉又傳唱起來了！

我不禁問她春天的故事

她搖搖頭

對我笑一笑

送我一枝小小銅鈴花

追尋不著嗎？真是「千古萬古空相憶」呀！

我急得牙癢癢的，雙手不停地捶打自己的胸口，並且仰天大叫：「天呀，天呀！保佑我找到春天吧！」

(2007.07.06)

8. ☆ 不管有多神聖，都叫來替我洗腳！ ☆

休相憶！（道什麼！向鬼窟裏作活計。）

清風匝地有何極？（果然！大小雪竇向草裏覓。）

「天呀，天呀！保佑我找到春天吧！」保佑我找到達磨祖師吧！

然而，「廓然無聖」，還有真實的春天可追尋嗎？還有真實的達

磨祖師可追尋嗎？既然是「千古萬古空相憶」，那又何必白費心機去相憶呢！

因此，雪竇的頌古說：「休相憶！」

如果繼續沒完沒了地「相憶」，沒完沒了地想要把達磨找回來，那就像清風繞著大地旋轉一樣，沒完沒了，永遠沒有盡頭呀！

雪竇這兩句詩，似乎說得多餘了！前面不是已經說過「千古萬古空相憶」了嗎？怎麼又重複地說「休相憶，清風匝地有何極」呢？

雪竇嘮嘮叨叨重複說，還能不違背「不立文字」的禪門規矩嗎？這就難怪圓悟斥責他：「囉嗦什麼！盡向文字鬼窟裡鑽，死路一條，還想活著出來！」

而當雪竇說到「清風匝地有何極」時，圓悟著語說：「果然沒有錯！大小雪竇都往草叢裡滾了！」

這大小雪竇又是誰呀？當然是志公和尚與雪竇禪師囉！說他們兩人草裡滾，和說他們兩人在鬼窟裡作活計，意思是一樣的。總之，囉哩叭嗦重複說了一堆「空相憶」、「休相憶」的，準沒什麼好處！

師顧視左右云：「這裏還有祖師麼？」（爾待番款那，猶作這去就！）

白云：「有。」（搥薩阿勞。）

春天在哪裡？春天的故事在哪裡？在門前那株梅花樹上，在路邊那枝小小銅鈴花上。

同樣地，「聖諦第一義」在哪裡？達磨祖師在哪裡？「這裡還有祖師麼？」

雪竇瘋了！剛剛才說「空相憶」，才叫人「休相憶」，這回又問起祖師在哪裡了！

這也難怪圓悟罵他：「爾待番款那，猶作這去就！」

番，同翻字，推翻、打翻的意思。款，條款、條目的意思。那，感嘆語，呼喊語；類似我們現在所說的呀，啊。「爾待番款那」，就是你怎麼推翻前面所說呀！

雪竇在前面說些什麼呢？他在前面說「廓然無聖」，說「空相憶」，說「休相憶」。這回他卻又追問還有祖師嗎？並且還自問自答說：「有！」彷彿又要我們「相憶」起聖者達磨了。這也難怪圓悟罵他「番款那」！

去就，行為舉動。類似我們現在所說的「樣子」。「猶作這去就」，還做出這種樣子。

圓悟顯然不太認同雪竇的做法。他一方面罵雪竇「番款」，也就是前後說法矛盾。二方面又罵他怎麼這個樣子。

而當雪竇自問自答說「有（達磨祖師）」時，圓悟著語說：「搨薩阿勞。」搨薩，太過的意思。阿勞，勞苦、勞累的意思。「搨薩阿勞」，太勞累了吧！

這自然是圓悟的諷刺語，諷刺雪竇這野和尚，囉哩叭嗦，反反覆覆，一下子說沒有達磨聖者，一下子又說有達磨聖者。這也不嫌勞累嗎！

「喚來與老僧洗腳！」（更與三十棒、趕出，也未為分外。作這去就，猶較些子。）

折騰了半天，原來雪竇再度把達磨聖者消遣了一番！

雪竇真是顛三倒四的！一開頭附和達磨說「廓然無聖」，說什麼不必要「辨的」。緊接著又說「空相憶」、「休相憶」，即使憶了也沒用，就像清風匝地一樣，沒完沒了。這兩回合都是否定神聖事物（達磨）的存在。

等到第三回合，卻又「翻款」，回過頭來說「有」達磨聖者。而最後這回，則說：「如果有達磨聖者，那就叫來替我洗腳吧！」

這是損人威德的話，把達磨聖者貶到了極點。這不是又再度回到沒有聖者的地步了嗎？

圓悟曾讚美雪竇的頌古，像極了舞動太阿劍的劍道高手：「向虛空中盤礴，自然不犯鋒鏑。」（見：圓悟評唱。）

太阿劍，古時楚國的鎮國寶劍。晉國為了得到這把寶劍，還出兵攻打楚國呢！

太阿劍是歐冶子和干將兩大劍師聯手所鑄。傳說鑄造時，兩神來爐邊掃灑，雷公來擊灶起火，蛟龍來捧爐子，天帝來裝木炭，

太乙真人則來監鑄。經過千錘百煉，才鑄成這把寶劍。當你揮動太阿劍時，如虎嘯龍吟，劈山山開，指水水涸。當它飛起來時，能取萬人首級。如此神器，也難怪晉國要出兵奪取了！

雪竇像是舞動太阿寶劍的劍道高手，一下子說無聖者，一下子說有聖者；一下子把聖者捧上了天，一下子又把聖者貶成替主人洗腳的婢女！

圓悟並不是一味吹捧，他也是個善舞太阿劍的禪師。他一方面要打雪竇三十大棒，還要把雪竇也趕出國去。二方面卻又讚美雪竇，說他「未為分外」，意思是：雪竇做了本分內該做的事。並且還說：「（雪竇）作這去就，猶較些子。」意思是：雪竇這樣做，的確比先前好了點。

先前，哪個先前，當然是指「有」達磨聖者。畢竟，能夠否定聖者，把聖者貶為洗腳的婢女，比較合乎禪門「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」的明訓吧！

（2007.07.18）